

# 一个脑袋插钢丝的人来到医院

8

医生日记

3月31日

今天急诊室里来了一个恐怖的病人。他进来的时候着实吓得护士不轻。

他的脑子里横贯一根钢丝,从左太阳穴穿到右太阳穴,高烧不退。我看了他的情况,他已经是骨癌晚期,锯掉了一条腿,癌症已经转移到淋巴里,医生判断他的生命期限,理论上也就几个月了。

他说他家在云南山区,很穷,看不起病,从医院里自己出来了,疼得不行,不想活了,拆下自行车轮圈里的钢丝自己砸进去了。谁知道砸进去几天了人也不死,这两天又动摇了,不想死了,请我们帮他拿出来。

科室就他的病例开了个特别会,反复讨论拿出钢丝的可行性。很危险,这根钢丝贯穿不少大血管,拿得不好就会死在手术台上。反正他理论上也就几个月的命了,不如就这样放着吧!况且他一个人在这里,连签字的家属都没有,没法给他开刀。

可这家伙整天吊着戳着钢丝的脑袋在急诊中心晃也不是事儿。

吊了水退了烧之后,我又跟他谈了谈。他的一番话让我感到胃酸上涌。

他说,他这一辈子,刚三十岁,就差不多到头了,从十几岁辍学种地打工开始,娶了媳妇生了两个娃娃,日子好不容易有点盼头,命没了。他不知道他的小孩和女人以后该怎么生活。

他想死,就是怕给他们增加负担,家里已经没钱了,不值得为他这个废人再背债,可他多么希望自己能活着,看着小孩长大。

他带着仅有的钱,来到这个大城市,刚下火车就满是羡慕。这里的

房子多高啊,这里的人多有钱啊,这里的车多漂亮啊!大家都是人,为什么他连看病的钱都没有,而很多人要啥有啥。

这医院,有多少人是这样绝望?有多少人在底层困苦挣扎?

这一幢大楼里,10层以下的人,六个人甚至八个人一间病房,而楼外有一大群需要治病却排不上队的人在等待。10层以上的人,住豪华单间,探望的人络绎不绝,礼品堆成山。

近日科里收了个VIP病人,光看看急诊手术医生的场面就可见一斑!车祸伤,患者因为酒后驾车自己撞上了大卡车的屁股,面部骨头能碎的都碎了,脑损伤。很及时,家属一个电话过来,我们医院相关科室的各位龙头老大等在门口会诊,骨科主任来了,耳鼻喉科主任上台了,整形外科主任亲自操刀了,阵容强大,科里的副教授也只能在一旁剪线。

这一切只因为伤者的父亲是市委领导,动一动都地震山摇。

手术很顺利,但护士长很头疼,每天络绎不绝的探视者排山倒海一股涌来,小小病房常常被十几、二十几个人围得水泄不通,空气污浊。院内感染怎么控制?都要多留陪人怎么拒绝?

没办法,人家是VIP,你去说吧,病人妈妈正哭得死去活来,任何一句不恰当的话都有可能遭来老拳;你不说吧,病房走廊探出许多脑袋看着咱们,这一层楼热闹得都像七浦路了。

我硬着头皮去提意见,陪人太多影响病人休息不说,还加大了病人感染的可能,毕竟家属朋友们不可能都消毒后再探视吧?

大家还算比较配合,但惊人又

哭笑不得的一幕出现了。

探视的人很自觉地排成两队,手里提着慰问品,不慌不忙地聊着、等着,一个一个进病房,轻手轻脚地进去,蹑手蹑脚地出来。等在外面的人的目光中充满羡慕,从里面出来的人的抬手昂头间满是得意。这样你也不好说什么了,人家病房里面的陪人数的确是按照规定执行的。

我很想让这位市委领导来听听这个脑袋插钢丝的农民的话。

我在开开会的时候,把脑袋插钢丝的话原话复述。

主任沉默良久后说:“社会变了。一切都变了。你们这些新来的医生可能都没有学过一篇文章,叫《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弟兄》,那里面有一句话我现在都记得:在我们的社会主义大家庭里,亿万劳动人民是一个亲密无间的整体。一根红线贯穿,颗颗红心相连,大家同呼吸,共甘苦……”

“而现在呢?我们在医院这个环境里,看过多少人因为生病被企业辞退,因为生病而夫妻离异,因为生病而丧失活下去的信心。这个社会没有魂了。魂这个东西,对人是多么重要啊!”

“我有个想法。我首先承认,我从理智的角度对待这个患者,认为他只有几个月的残存生命,不值得浪费钱财和精力甚至担风险给他做手术,这是错误的。我道歉。即使是一个被科学判断为没有医疗价值的人,挽救不回生命的人,他依旧是人,他是我们社会的组成部分。”

“医院,它不应该是一个企业,它不应该是一个营利机构,虽然现实让我们的地位很尴尬,从业者很无奈,但我始终坚信,迟早有一天,它会变成社会福利的一部分,它会

变成人文关怀的一部分。

“我看,这个病人,我们应该救治。宋教授,麻烦你等一下跟医务处的陈处长汇报一下,这个病人,我们收治了,但还是希望医务处能派人到云南去,把他的家属们接来。毕竟,这是个手术,我们必须要有他家属的签字。万一有什么,至少他的身边还有人,他的亲人在身边。你说呢?”

宋教授说:“这个病人的手术花费不会少,这部分就算医院承担了,可他术后的护理,再加上他家属过来的花销,可能是不小的一笔数字,我们科要不要搞个捐款活动,支援一下?”

大家已经在默默掏口袋。

4月2日

今天,医务处的陈处长找到我,跟我说医院要派人去接脑袋插钢丝的家属,他需要跟病人谈谈。

我说,迟了,不用谈了。昨天晚上他自己偷偷摸摸走掉了。也许是害怕付不起医疗费,也许是觉得没什么希望了。

陈处长大惊:“这样的人在大街上走,不要吓死人啊?!万一他真有什么想不开,出了事怎么办?你去跟110联系一下,看看有谁在街上看到他,赶紧送回来!”

我报警了。我在等待消息。

也许,明天的报纸上会有什么新闻。

也许,什么都不会发生。

更也许,今天晚上,他就回来了。

我不再会以俯视的眼光打量他,我愿意拥抱他一下,这本该是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就做的。

上天保佑他一切都好,否则我一生都会受到心灵的煎熬。

# 李云龙遇上两个衣衫褴褛的女兵

1

军事小说

1936年10月,中共中央和军委为了巩固和扩大西北根据地,并打通与苏联的交通,首先形成西北抗日局面,进而推动全国大规模抗战的实现,组成了以原红四方面军的五军、九军、三十军为骨干的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,西渡黄河,执行宁夏战役计划。11月,红九军进入河西走廊地区。11月13日,红九军进占古浪县城,遭到西北军阀马步芳重兵集团的围攻,双方在古浪城内外展开激烈战斗。

古浪城外南山,红九军25师171团阵地上火光冲天,硝烟弥漫。警卫员王喜奎弯腰跑到团长李云龙旁边:“团长,前沿阵地二营长请求开火。”李云龙正伏在岩石上用望远镜观望,放下望远镜回头喊:“急什么?告诉二营长,把敌人放近了再打。”

王喜奎着急了:“团长,敌人已经进入50米距离了……”“还不够近,等他们进入10米距离再开火。”

王喜奎吃惊地问:“10米?”李云龙斩钉截铁地说:“就是10米,越近越好,告诉部队,第一轮射击后,立即冲出工事,全线反击。”

王喜奎立正答:“是!”刚匆匆转身而去,二营营长沈泉又顺着战壕跑过来,焦急地问:“团长,为什么还不下令开火?敌人快冲进工事了。”李云龙慢悠悠地说:“冲进工事才好呢,这伙敌人是给我们送弹药来的,用刺刀干掉他们,我们就可以补充弹药了。”话音没落,就听到王喜奎的喊声:“团长,敌人已经进入10米距离……”

李云龙大吼:给我开火!阵地上顿时枪声大作。

沈泉跑过来,一把夺过机枪,平端机枪跃出战壕,边射击边大喊:司号员,吹冲锋号!

轻机枪喷射着火舌,马家军士兵纷纷栽倒。司号员跃出战壕,吹响了

冲锋号。沈泉甩掉打空的机枪,从后背抽出大刀吼道:“同志们,跟我上!”红军战士们纷纷端起刺刀,举起砍刀跃出战壕。双方士兵搅在一起展开肉搏战,马家军士兵纷纷溃退。

战壕的对面,几个国民党军官正在一块大岩石后用望远镜观察激战中的南山阵地。独立骑兵旅二团上校团长韩起功沮丧地一拳砸在岩石上:“妈的,一营又退下来了。”中校团副马永祥叹道:“团座,这么打下去伤亡太大了。”

韩起功放下望远镜问:“搞清楚没有?南山上的守军是什么番号?”马永祥答:“旅部刚刚送来情报,守军是红25师171团。”

韩起功冷冷地盯着他:“怕就怕红军阵地还没拿下,我们团就打光了。”

“我看是不是把各县民团组织一下,放在前面?”马永祥避重就轻地建议道。

韩起功微微颌首:“嗯,这倒是个好办法。你通知一下,让我们的部队退到二线,把各县民团调到一线,下一轮攻击让他们上。”

古浪县民团团丁们服装参差不齐,手里的武器五花八门,在团总马元青带领下已经进入攻击位置。马元青双手举起一大碗酒:“弟兄们,我先干了!”众团丁们也纷纷饮酒,然后脱下上衣,赤膊抄起各种武器。见马元青高举马刀说:“弟兄们,马长官看得起咱们,让咱们拿下南山,咱古浪民团也不能叫人小看了不是?”便纷纷高喊:“听大哥的!”“大哥打到哪儿,我们就打到哪儿,绝不当孬种……”

马元青举刀冲上山坡一声吼:“有种的跟我上啊!”众团丁们怪叫着蜂拥而上。

在南山前沿阵地,红军战士们向民团的散兵线投出手榴弹,阵地前火光冲天,弹片横飞。阵地上正在猛烈射击的机枪突然不响了。沈泉喊:“机

枪手,怎么回事?”听说是子弹全部打光了,沈泉不禁疑惑:“不是还缴获了一些吗?”

机枪手托着空枪道:“没有了,全部打光了。”沈泉仰天长叹:“妈的,再给我五千发子弹,我还能守一个昼夜。”

机枪手举起石头向山下砸去,战士们有的捡石块,有的拎起砍刀准备肉搏。李云龙带王喜奎赶来,李云龙刚到阵地就命令:“二营长,报告一下伤亡情况。”

沈泉一屁股坐下,流出了眼泪:“政委牺牲了,1营和3营都打光了,只有我们二营还有二十来个人。”

李云龙厉声喝道:“没出息,哭什么?咱们守了一天一夜,军部和大部队已经突围了,171团就是打光了也值。”

沈泉擦干眼泪,默默拎起砍刀:“团长,下命令吧,我再组织一次反击,最后一次。”

李云龙大手一挥:“不用了,我刚刚接到命令,171团已经完成阻击任务,马上撤出阵地,从后山突围。”

团长李云龙带着已是衣衫残破、满脸血污,只有二三十人的红军队伍行进在戈壁滩上。李云龙身穿羊皮大衣,敞着怀,腰间皮带上左右各插一支驳壳枪,问身边的王喜奎:“喜子,我的酒呢?”

王喜奎连忙递过一个硕大的酒葫芦,李云龙晃了晃酒葫芦:“娘的,刚才还满满的,怎么才一会儿就见了底呢?小王,再给我添点儿。我就奇怪了,这鬼地方有什么好?上级派我们到这儿干吗来了,他娘的穷山恶水,人少沙多石头多,这都不说了,怎么连这鬼地方出的烧酒都不经喝?”

这时一个战士上前汇报:“团长,前面有人,好像是我们的人。”

李云龙正色道:“走,过去看看,问问是哪个单位的。”李云龙带王喜

奎登上前面的一个沙丘,只见两个衣衫褴褛的红军女兵伏在沙丘上,听到脚步声,一个年龄稍大、留短发的女兵敏捷地掏出手枪。王喜奎问:“同志,你们是哪个单位的?”

短发女兵答:“总部妇女独立团的,你们呢?”“25师171团的,这是我们李团长。”

女兵疲惫地笑笑:“首长,我是妇女独立团一营三连指导员郑芳,请原谅,我实在没有力气站起来向您敬礼了。”

李云龙说:“敬礼就免了,这位女同志负伤了吗?”

“胸部中弹,我们昨天遭到马匪的袭击,幸亏天黑了,才有机会逃脱。首长,有水吗?”

李云龙沉重地摇了摇头:“她怕是不行了。喜子,通知队伍停止前进,原地休息,叫几个战士帮助料理一下。”

郑芳的眼睛里流出了泪水,低声说道:“我知道,可我就是不愿意相信。”

李云龙问:“你们妇女团的团长政委我都认识,西渡黄河的时候还见过面,你们怎么在这儿?”

郑芳说:“小娥病了,行军时我照顾她,走着走着就掉了,这里到处是敌人,昨天还看见马匪杀了几个掉队的战士,小娥也中了一枪,幸亏我们逃脱了。”

“还能走吗?要不要我叫几个战士背你?”“首长,我会拖累你们……”“什么话?你是不是红军?我们是不是红军?是红军就是一家人,哪能各顾各?亏你还是个指导员。”

郑芳感激地看着李云龙:“谢谢首长,给你们添麻烦了。”

“少说废话!”李云龙转身走下沙丘。郑芳看着李云龙的背影,这个首长好像见过……对了,万源保卫战……就是他。



六六 著  
上海人民出版社友情推荐

[内容简介]

在《心术》中,六六将用其特有的犀利、幽默、睿智还原一个中国式医患关系,揭露看病难、药价贵、医患之间互不信任、医疗事故频发等种种现实问题。小说以上海某知名医院的脑外科医生郑艾平为第一人称切入,大师兄刘曦、二师兄霍思邈、外科医生郑艾平,三位年轻医生性格各异,却都想做个好医生。但病人的不信任、医疗纠纷的败诉,一次次打击着这群医生。年轻的医生只得为他们的理想苦苦挣扎。

[上期回顾]

小蕾辞职了,并且跟我分手了。她是对的,对于一个没有能力保护她的男人,并且在她受了委屈之后向她转达领导意见,不要伤害她的人的男人,是不配做她男朋友的。



都梁 著  
长江文艺出版社友情推荐

[内容简介]

今年9月,新《亮剑》电视剧将由浙江卫视开拍,借此机会,作者都梁重新修订了《亮剑》,并新增了近10万字的《李云龙前传》,重点讲述了小说主人公李云龙在1936~1937年间的传奇故事。

前传中,作者重点介绍了李云龙所在的红九军25师171团与西北军阀马家军(马步芳重兵集团)的生死对决。李云龙带着一个团的战士在马家军的疯狂围剿下夜行戈壁滩、偷袭弹药库、乔装擒敌首……靠着与敌人的遭遇战增加弹药和食物的补给,也靠着打上门去的勇气不断获得最新资讯,了解红军总部所处的位置,确定征程方向。最终,李云龙率一个团走出戈壁、穿过沙漠后只剩下六名战士找到组织。